韩寒文集 未来版

五年文集

韩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五年文集

韩寒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目录

001 三重门

251 零下一度
253 第三个人
257 来自海边
262 兄弟成长与天蓝年代
267 足球啊足球
272 文学啊文学
276 那些事 那些人
283 头发
288 书店（一）
291 书店（二）
295 杯中窥人
297 穿着棉袄洗澡
299 求医
302 永远的远方
304 三个地方的三轮车
309 读《人的末日》
313 小镇生活
327 早已离开
338 傻子
345 一起沉默

353 像少年啦飞驰

523 通稿2003
525 序一
527 序二
528 教师的问题
530 恋爱的问题
532 学校的问题
536 军训的问题
537 语文的问题
545 大学生的问题
547 数学的问题
549 重要不重要的问题
553 历史的问题
554 英语的问题
558 干部的问题
560 性格的问题
562 压力的问题
563 专家的问题
566 招生的问题
569 诗歌的问题
573 自己的问题

三重门

1

林雨翔所在的镇是个小镇。小镇一共就一个学校，那学校好比独生子女。小镇政府生造的一些教育机构的奖项全给了它，那学校门口“先进单位”的牌子都挂不下了，恨不得用奖状铺地。镇上的老少都为这学校自豪。这学校也争过一次气，前几届不知怎么地培养出了两个理科尖子，获了全国的数学竞赛季亚军。消息传来，小镇沸腾得差点蒸发掉，学校领导的面子也顿时增大了好几倍，当即把学校定格在培养理科人才的位置上，语文课立马像闪电战时的波兰城市，守也守不住，一个礼拜只剩下四节。学校有个借口，说语文老师都转业当秘书去了，不得已才……林雨翔对此很有意见，因为他文科长于理科——好比两个侏儒比身高，文科侏儒胜了一厘米——所以他坚决抗议。

林雨翔这人与生俱有反叛的功能，什么都想批判——“想”而已，他胆子小，把不满放在肚子里，仅供五脏之间作交流。

小镇还有一个和林雨翔性格雷同的人，他叫马德保。马德保培育成功这性格比林雨翔多花了三十年，可见走了不少冤枉路。马德保没在大学里念过书，高中毕业就打工，打工之余，雅兴大发，涂几篇打工文学，寄了出去，不料编辑部里的雅兴发得更厉害，过几个月就发表了出来。马德保自己吓了一跳，小镇文化站也吓了一跳，想不到这种地方会有文人，便把马德保招到文化站工作。马德保身高一米八五，人又瘦，站着让人担心会散架，天生一块写散文的料。他在文化站读了一些书，颇有心得，笔耕几十年，最大的梦想是出一本书。最近，他整理出散文集书稿，寄出去后梦想更是鼓胀得像怀胎十月的女人肚子，理想中的书也呼之欲出。后来不幸

收到出版社的退稿信函，信中先说了一些安慰话，再点题道：“然觉大作与今人之阅读口味有所出入，患无销路，兹决定暂不出版。”马德保经历了胎死的痛苦，只怪主刀大夫手艺不精，暗骂编辑没有悟性驽钝未开，决心自费出书，印了两百本，到处送人。小镇又被轰动，马德保托书的福，被镇上学校借去当语文老师。

有人说当今学文史的找不到工作，这话也许正确，但绝不代表教文史的也找不到工作。那几个出走的语文老师一踏入社会便像新股上市，要的单位排队，顿时学校十个语文老师只剩六个。师范刚毕业的学生大多瞧不起教师职业，偶有几个瞧得起教师职业的也瞧不起这所学校，惟有马德保这种躲在书堆里不谙世道的人才会一脸光荣地去任职。他到学校第一天，校领导都与他亲切会面，足见学校的饥渴程度。

马德保任一个班级的语文教师和文学社社长。他以为现在学生的语文水平差，把屠格涅夫教成涅格屠夫都不会有人发现，所以草草备课。第一天教书的人都会紧张，这是常理，马德保不知道，以为自己著作等身，见多识广，没理由紧张。不料一踏进教室门，紧张就探头探脑要冒出来，马德保一想到自己在紧张，紧张便又扩大多倍，还没说话脚就在抖。

一个紧张的人说话时的表现不是忘记内容，而是忘记过渡，马德保全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两句毫无因果关系的句子居然能用“所以”串起来。讲课文失败，掩饰的办法就是不断施问。毕业班的林雨翔看透了马德保的紧张，又想在听课的教师面前表现，连连举手胡诌。马德保本来是在瞎问，和林雨翔的答案志同道合，竟可以一一匹配。渡过难关后，马德保对林雨翔极口揄扬，相见恨晚，马上把他收进文学社。

2

林雨翔老家在农村，这村倚着一条铁路。前几年火车提速，但那里

的孩子却不能提速。一次在铁路上玩时一下被轧死两个，亏得那时五岁的林雨翔在家里被逼着读《尚书》，幸免于难，成为教条主义发展至今唯一成就的一件好事。林父先是恐惧不安，成天让林雨翔背《论语》、《左传》。但那两个为自由主义献身的孩子在人心里阴魂不散，林父常会梦见铁轨边肠子骨头一地都是，断定此地不可久留。正好区委里的一个内部刊物要人，林父荣升编辑，便举家搬迁。不幸财力有限，搬不远，只把家挪了一两公里，到了镇上。离铁轨远了，心里踏实不少，每天早出晚归工作也挺顺心。

林父这人爱书如命，可惜只是爱书，而不是爱读书。家里藏了好几千册书，只作炫耀用，平日很少翻阅。一个人在粪坑边上站久了也会染上粪臭，把这个原理延伸下去，一个人在书堆里呆久了当然也会染上书香。林父不学而有术，靠诗歌出家，成了区里有名气的作家。家里的藏书只能起对外炫耀的作用，对内就没这威力了。林雨翔小时候常一摇一晃地说："屁书，废书，没用的书。"话由林母之口传入林父之耳，好比我国的古诗经翻译传到外国，韵味大变。林父把小雨翔痛揍一顿，理由是侮辱文化。林雨翔那时可怜得还不懂什么叫"侮辱"，当然更别谈"文化"了，只当自己口吐脏话，吓得以后说话不敢涉及人体和牲畜。林父经小雨翔的一骂，思想产生一个飞跃，决心变废为宝，每天逼小雨翔认字读书，自己十分得意——书这东西就像钞票，老子不用攒着留给小子用，是老子爱的体现。

没想到林雨翔天生——应该是后天因素居多——对书没有好感，也想博大地留给后代享用——他下意识里替后代十分着想。书就好比女人，一个人拿到一本新书，翻阅时自会有见到一个处女一样怜香惜玉的好感，因为至少这本书里的内容他是第一个读到的；反之，旧书在手，就像娶个再婚女人，春色半老红颜半损，翻了也没兴趣，因为他所读的内容别人早已读过好多遍，断无新鲜可言。林雨翔竭力保留书的新鲜，弄不好后代困难

时这些书还可以当新书卖呢。林父的眼光只停留在儿子身上，没能深邃到孙子的地步，天天死令林雨翔读书，而且是读“好书”。《红楼梦》里女人太多，怕儿子过早对女人起研究兴趣，所以列为禁书。所幸《水浒传》里有一百零五个男人，占据绝对优势，就算有女人出现也成不了气候，故没被禁掉，但里面的对话会删去一些内容，如“鸟”就不能出现，有“鸟”之处一概涂黑，引得《水浒传》里“千山鸟飞绝”。无奈《水浒传》里鸟太多，林父工作量太大，况且生物学告诉我们，一种动物的灭绝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林父百密一疏，不经意留下几只漏网之“鸟”，事后发现，头皮都麻了，还好弭患及时，没造成影响。

林父才疏，只识其一不识其二，把老舍《四世同堂》里的“屌”错放了过去。一天偶查字典，找到“屌”字，大吃一惊，想老舍的文章用词深奥，不适合给小雨翔看，思来想去，还是古文最好。

然而古文也难免有这类文字。堂堂《史记》，应该够正经了，可司马迁著它时受过宫刑，对自己所缺少的充满向往，公然在《史记》里记载“大阴人（大生殖器的人）”，这书该禁。《战国策》也厄运难逃，有“以其髀加妾之身”的描写，也遭了禁。林父挑书像拣青菜，中国丰富灿烂的文献史料，在他手里死伤大片。最后他挑到几本没瑕疵的让林雨翔背。林雨翔对古文深恶痛绝，迫于父亲的威严，不得不背什么“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简单一点的像“无古无今，无始无终”。背了一年多，记熟了几百条哲理，已具备了思想家的理论，只差年龄还缺。七岁那年，林父的一个朋友，市里的一家报社编辑拜访林家，诉苦说那时的报纸改版遇到的问题，担心众多。小雨翔只知道乱背“畏首畏尾，身其余几”，编辑听见连小孩子都用《左传》里的话来激励他，变得大刀阔斧起来，决定不畏浮云，然后对林雨翔赞赏有加，当下约稿，要林雨翔写儿歌。林雨翔的岁数比王勃成天才时少了一倍，自然写不出儿歌。八岁那年上学，他所学的字已经识到了六

年级水平，被教师夸为神童。神童之父听得也飘飘然了，不再逼林雨翔背古文。小雨翔的思想得到超脱，写诗一首：

小鸭子　嘎嘎叫
不吃饭　不睡觉
到底这是为什么
原来作业没有交

林父看了大喜过望，说是象征主义，把诗寄给了那编辑，不日发表。林父在古文里拣青菜有余暇，开讲西方文学，其实是和儿子一起在学。由于林雨翔的处女作走的是象征主义的路，林父照书大段解释象征主义，但没有实人，只好委身布莱克，由唯美主义摇身变成象征主义，讲解时恰被林母听见，帮他纠正——林母以前在大专里修文科，理应前途光明，不慎犯了个才女们最易犯的错误，嫁给一个比她更有才的男人。家庭就像一座山，双方都要拼命往上爬，而山顶只容一个人站住脚。说家像山，更重要的是一山难容二虎，一旦二虎相向，必须要恶斗以分轩轾。通常男人用学术之外的比如拳脚来解决争端，所以说，一个失败的女人背后大多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林父林母以前常闹矛盾，几欲离婚，幸亏武松诞生。林雨翔天资可爱聪颖，俩人把对对方的恨转变成对孩子的爱，加上林母兴趣转移——完成了一个女人最崇高的使命后，老天赏给她搓麻将的才华，每天早出晚归搓麻将。这样也好，夫妻口角竟少了许多。个中原因并不复杂，林父想骂人时林母往往不在身边，只好忍住。久而久之，林父骂人的本能退化——这话错了，对男人而言，骂人并不是一种本能，骂女人才是本能。

由于林雨翔整天在家门口背古文，小镇上的人都称之为“才子”。被允许读其他书后，才子转型读现代小说，读惯了古文，小雨翔读起白话小说时畅通顺快得像半夜开车。心思散极，古文全部荒废，连韩非子是何

许人都不记得了。中国的长篇小说十部里有九部是差的，近几年发展得更是像广告里的“没有最差，只有更差”，只可惜好莱坞的“金酸梅”奖尚不涉足到小说领域，否则中国人倒是有在国际上露脸的机会。所以，读中国长篇小说很容易激起人的自信，林雨翔读了几十部后，信心大增，以为自己已经饱读了，且饱得厉害——不是人所能及的饱，而是蛙蛇过冬前的饱，今朝一饱可以长期不进食。

于是林雨翔什么书都不读了，语文书也扔了。小学时他凭基础可以轻松通过考试，升了中学后渐渐力不从心，加上前任语文教师对他的孤傲不欣赏，亟来用荀子劝他，说什么“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见未果，便用庄子吓他“不能容人者，无亲；无亲者，尽人”，依旧没有效果，只好用老子骂他，说雨翔这人“正复为奇，善复为妖”，预言“此人胸襟不广，傲而无才，学而不精，懦弱却善表现，必不守气节，不成大器”。万没想到这位语文教师早雨翔一步失了节，临开学了不翼而飞，留个空位只好由马德保填上。

雨翔得到马德保的认可，对马德保十分忠心，马德保也送他的散文集《流浪的人生》给林雨翔，林雨翔为之倾倒，于是常和马德保同进同出，探讨问题。两人一左一右，很是亲密。同学们本来对林雨翔的印象不好，看见他身旁常有马德保，对马德保也印象不佳——譬如一个人左脚的袜子是臭的，那么右脚的袜子便没有理由不臭。

其实林雨翔前两年就在打文学社的主意，并不是想要献身文学，而是因为上任的社长老师坚信写好文章的基础是见闻广博，像那个老师就旅游成癖，足迹遍及全国，步行都有几万里，我红军恨不能及。回来后她把见闻介绍给学生，学生听她绘声绘色地描述，感觉仿佛是接听恋人的电话，只能满足耳瘾而满足不了眼瘾，文章依然不见起色。社长便开始带他们去郊游。开始时就近取材，专门往农村跑。头几次镇上学生看见猪都惊喜得流连忘返半天，去多以后，对猪失去兴趣，遂也对农村失去兴趣。然后就

跑得远了些，一路到了同里，回来以后一个女生感情迸发，著成一篇《江南的水》，抒情极深，荣获市里征文一等奖。这破文学社向来只配跟在其他学校后面捡些骨头，获这么大的奖历史罕见，便把女学生得奖的功劳全归在旅游上，于是文学社俨然变成旅行社，惹得其他小组的人眼红不已。

林雨翔也是眼红者之一。初一他去考文学社，临时忘了《父与子》是谁写的，惨遭淘汰。第二次交了两篇文章，走错一条路，揭露了大学生出国不归的现象，忘了唱颂歌，又被刷下。第三次学乖了，大唱颂歌，满以为入选在望，不料他平时颂歌唱得太少，关键时刻唱不过人家，没唱出新意，没唱出感情，再次落选。从此后他对文学彻底失望。这次得以进了文学社，高兴得愁都省略掉了。

那天周五，下午有一段时间文学社活动。路上林雨翔对马德保说："马老师，以前我们选写文章的人像选歌手，谁会唱谁上。"

马德保当了一个礼拜老师，渐渐有了点模样，心里夸学生妙喻盖世，口上替老师叫冤："其实我们做老师的也很为难，要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要积极向上，更主要是要健康成长。"言下之意，学生就是向日葵，眼前只可以是阳光，反之则是发育不佳。

"那最近有什么活动呢？"

"哦，就是讲讲文学原理、创作技巧。文学嘛，多写写自然会好。"

雨翔怕自己没有闭门造车的本领，再试探："那——不组织外出活动？"

"这就是学校考虑的事了，我只负责教你们怎么写文章——怎么写得好。"马德保知道负责不一定能尽责，说着声音也虚。

雨翔了解到新社长是那种足不出户的人，对文学社的热情顿时减了大半。踱到文学社门口，马德保拍拍林雨翔的肩，说："好好写，以后有比赛就让你参加，你要争口气。"里面人已坐满，这年代崇敬文学的人还是很多的。可见，文学已经老了，因为一样东西往往越老越有号召力；但又

可以说文学很年轻，因为美女越年轻追求者就越多。然而无论文学年轻得发嫩或老得快死，它都不可能是中年的成熟。

马德保自我介绍后，说：“我带给大家一样见面礼。”学生都大吃一惊，历来只有学生给老师送东西的义务，绝没有老师给学生送东西的规矩。

马德保从讲台下搬出一叠书，说：“这是老师写的书，每个人一本，送给大家的。”然后一本一本发，诧异这两百本书生命力顽强，大肆送人了还能留下这么多。社员拿到书，全体拜读，静得吓人。马德保见大作有人欣赏，实在不忍心打断，沉默了几分钟，忽然看到坐在角落里的一个男生一目十页，“刷刷”乱翻。平常马德保也是这么读书的，今天不同，角色有变化，所以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可书已送人，自己又干涉不了，好比做母亲的看见女儿在亲家受苦。马德保实在看不下去，口头暗示说：“有些同学读书的习惯十分不好，速度太快，这样就不能体会作者着笔的心思。读书要慢。”

这话把想要翻一页的人吓得不敢动手，只好直勾勾地看着最末几行发呆——其实不翻也不会影响，因为马德保的散文散得彻底，每篇都像是玻璃从高处跌下来粉碎后再扫扫拢造就的，怕是连詹克明所说的“整合专家”都拼不起来。

雨翔悄声坐到那个翻书如飞的男生旁。两人素未谋面，男生就向他抱怨：“这是什么烂书，看都看不懂。”

林雨翔为认识一个新朋友，不顾暗地里对不起老朋友，点头说：“是啊。”

“什么名字？”林雨翔问。

“罗——罗密欧的罗，天——”男生一时找不出有“天”的名人，把笔记本摊过去，笔一点自己的大名。

“罗——天诚，你的字很漂亮啊。”

罗天诚并不客气，说：“是啊，我称它为罗体字！”说着满意地盯着“裸体字”，仿佛是在和字说话：“你叫林雨翔是吧，我听说过你的名字。”

一切追求名利的人最喜欢听到这句话。林雨翔心里回答“正是老子”，嘴上窘笑说：“是吗？”

罗天诚像没在听林雨翔说话。林雨翔那个“是吗”凝固在空气里翘首以待回应。

“上面那根排骨叫什么名字？我看见他跟你挺好的。”林雨翔不愿和排骨苟活一起，不屑道：“他是我一个老师，看我将来会有大出息，故意和我套近乎。”

“我看是你和他套近乎吧？”罗天诚冷眼看他，拆穿谎言。雨翔苦心经营的虚荣感全部被反诘歼灭掉，痛苦不堪，硬笑一下，懒得和罗天诚这怪人说话。

马德保终于开讲。第一次带一大帮文学爱好者——其实是旅行爱好者——他有必要先让自己神圣，昨晚熬到半夜，引经据典，辞书翻了好几本，总算著成今天的讲义，开口就说：“文学是一种美的欣赏美的享受，既然如此，我们首先要懂得什么是美。研究美有一门学问，叫美学——研究丑就没有丑学，所以可以看出美的重要——”马德保顿了顿，旨在让社员有个笑的机会，不料下面死寂。马德保自责讲得太深，学生悟性又差，心里慌了起来，脑子里一片大乱，喝一口水稳定一下后，下面该说的内容还是不能主动跳出来。马德保只好被动搜索，空旷的记忆里怎么也找不着下文，像是在黑夜里摸寻一样小东西。

马德保觉得学生的眼睛都注意着他，汗快要冒出来。万不得已，翻开备课本，看到准备的提纲，幡然大悟该说什么，只怪自己笨：

“中国较著名的美学家有朱光潜，这位大家都比较熟悉，所以我也不再介绍了——”其实是昨晚没查到资料，“还有一位复旦大学的蒋孔阳教

授，我是认识他的！”真话差点说出来——“我是昨晚才认识的”，但经上面一说，好像他和蒋孔阳是生死至交。

马德保为证明自己的话，不得不窃用蒋的学生朱立元一篇回忆恩师文章中的一段话：“我当时去拜访他时，他问得很仔细，他问到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说’的内容时，我举了狄德罗对高乃依悲剧《贺拉斯》分析的例子，说到老贺拉斯的一句关键性台词‘让他去死吧’时，我的先生轻声纠正说‘是让他死吧’，这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自《复旦逸事》（辽海出版社）第179页］”说别人的话能做到像马德保一样情真意切着实不易，但一切初次作案的小偷花不义之财时都会紧张，马德保念完后局促地注意下面的反应，生怕听到“老师，这个我读过”的声音，调动全身一切可调动的智慧准备要解释，幸好现在的学生无暇涉猎考试以外的书籍，听得都像真的一样。

马德保再阔谈希腊神话与美学的关系。

罗天诚推了几下林雨翔，问：“你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讲故事吧。天知道。”

罗天诚变成天，说：“我知道，他这是故意卖弄，把自己装成什么大学者，哈……”

林雨翔听得兴趣索然。他对美的认识处在萌芽阶段，不比马德保的精深。百般无聊中，只好随手翻翻《流浪的人生》，看到一篇《铁轨边的风》，想起儿时的两个伙伴，轻叹一声，看下去。马德保开头就装神扮鬼，写道：“我有预感，我将沿着铁轨流浪。”预感以后，大作骈文：

两条铁轨，千行泪水。风起时它沉静在大地暖暖的怀里酣睡着，酣睡着。天快亮了。千丝万缕的愁绪，在这浓重的夜空里翻滚纠结；千疮百孔的离思，在这墨绿的大地中盘旋散尽。

沿着她走，如风般的。这样凄悲的夜啊，你将延伸到哪里去？你将选

择哪条路？你该跟着风。蓝色的月亮也追寻着风向。在遥远的地方，那片云哟……

雨翔想，这篇无疑是这本书里最好的文章，他为自己意外地发现一篇美文欣喜不已。其实他也没好好读过《流浪的人生》，当初的“倾倒”只是因为书而不是书里的内容，这次真的从垃圾堆里拣到好东西，再一回被倾倒。

马德保第一堂课讲什么是美，用了两个钟头，布置议论文一篇，预备第二堂讲如何挑选芸芸众生里的美文，懒得全部都写，只在讲义上涂“如何选美”，第三堂课要讲找到美文以后的摘录感悟，当然叫“选美之后”，第四堂终于选美完毕，授怎样能像他一样写文章。一个月的计划全部都订好了，想天下美事莫过于当老师，除了发工资那天比较痛苦外，其余二十九天都是快乐的。

林雨翔回到家，向父亲报喜说进了文学社。林父见儿子终成大器，要庆祝一下，只是老婆不在，无法下厨——现在大多数家庭的厨房像是女厕所，男人是从不入内的。他兴致起来，发了童心，问儿子：“拙荆不在，如何是好？”

林雨翔指指角落里的箱子，说：“吃泡面吧。”林家的“拙荆”很少归巢，麻将搓得废寝忘食，而且麻友都是镇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比如该镇镇长赵志良，是林母的中学同学，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蹉跎岁月嘛，总离不开一个“蹉”字，“文革”下乡时搓麻绳，后来混上镇长了搓麻将，搓麻将搓得都驼了背，乃是真正的蹉跎意义的体现。另外还有镇里一帮子领导，白天开会都是禁赌，对人民群众宣讲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一到晚上马上深入群众，和人民搓成一片。林母就在麻将桌上与各同志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身价倍增，驰名于镇内外。这样林父也动怒不了，一动怒就是与党和人民作对，所以两个男人饿起来就以吃泡面维生。